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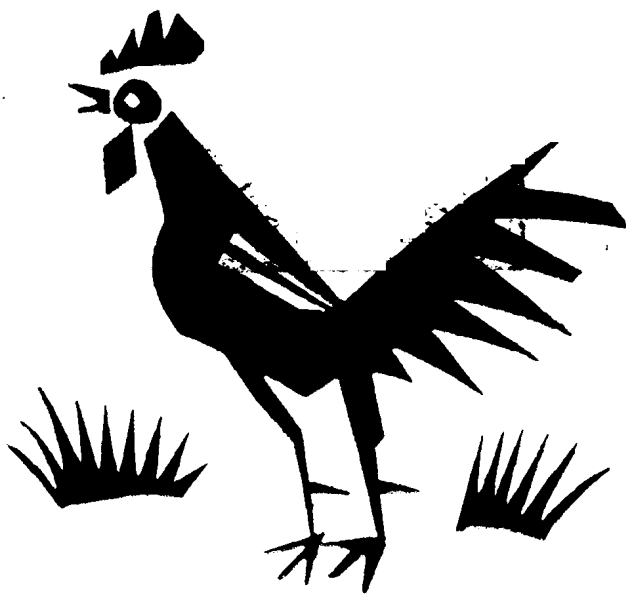
高 光

血 却



血 劫

高 光



作家出版社

血 劫

作者：高 光

责任编辑：冯秋子

责任校对：李超英 杨 葵

装帧设计：王效宓

出版发行：作家出版社 **电话：**5005588转

社址：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

印刷：北京东光印刷厂

经销：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

开本：787×960 1/32

字数：162千

印张：9.5 **插图：**6

版次：1990年9月北京第1版第1次印刷

ISBN 7-5063-0363-9/I·362

定价：3.90元

作家版图书，版权所有，盗印必究。

作家版图书印、装错误可随时退换。

出版说明

文坛时有新星升起。一批思想锐敏、艺术个性独特的青年作家，近年来创作了大量别开生面的优秀作品。从他们身上，我们看到了中国社会主义文学的希望。为扶植新人、繁荣创作，我们特分辑出版这套均系青年作家第一部佳作的“文学新星丛书”。愿这套丛书的陆续出版，能为文学新军的崛起和壮大，起到铺路搭桥的作用。我们的事业是伟大而艰巨的。我们深信，中国的社会主义文学，必将迎来一个群星灿烂的新时代！

作家出版社



高 光漫画像

李 鸣 作

小 传

高光，满族，一九五二年生于东北吉林一个小城，是六子女家庭的长子，父亲是教书匠，盼儿子成才，节俭过日子为儿子订《少年文艺》，这杂志是最早的文学读本。文革前当过运动员，因质资不佳没成专业队员，且受了伤，下乡务过农，又去中学当教员，一九八三年专业写戏剧，一九八六年考入吉林省作家进修学院，专业写戏剧业余写小说至今。

序

李 国 文

高光这年轻人，有点儿野，但不狂。

年轻人需要野的性格，野的欲望，甚至野一点的志向与雄心。搞文学，太斯文了不行，太循规蹈矩不行，太老实，太爱听前辈的教诲，太看重别人对自己的评头品足，太战战兢兢，太谦逊，谦逊得像一杯不敢冒沫的啤酒或香槟酒，大概就更不行。

我不赞成狂，尤其是傻狂。有些人写出了点名气，便睥睨不可一世，以为天底下除了他年轻老人家一位，再无他人。事实证明，狂或者傻狂的人，多半缺乏长久的战斗力。我想，也许正因为如此，才虚张声势吧？这类人好在很快就偃旗息鼓，倒应了一位伟人的话，在市场上叫卖得最起劲的小贩，推销的未必是好货色。于是自然地给脚踏实地的人让出路来。

高光至今还算不得一位文学明星，更谈不上熠

熠生光。但他写小说的年头并不少。那时候，我还在铁路系统工作，他在长白山里的铁路线上开始了他的文学历程。他的许多小说，大背景总离不开那僻静的、杳无人烟的、多少带有点神秘感的山林，这是与他生活阅历有关。

我记不得哪位哲人说的，海给人以智慧，山给人以勇气。古往今来，不知有多少作家的笔下出现过大海高山？海，有时狂暴，有时温柔，但永远袒露着宽阔的胸怀，无遮无掩。山，则是严峻的，森森然的，总是拒之门外似地努力深藏着自己。因此，倘无足够的野性——成倍的勇气，怕是在密密的林海里走不出半公里。

高光的野，是环境造就，因此，他的小说里也透出这种虎生生的野。他在默默中写出来的《挣扎》、《血劫》、《纸鹤》以及其它与山与林相联系、与山林中的人相联系、与山林中人的历史变迁相联系的作品，虽然没有满坑满谷的叫好声，没有锣鼓喧天的喝彩声，却也使习惯了繁文缛节的读者得到了一番别开生面的满足。山林里的腥风血雨，山林里的恩恩怨仇，山林里每个人和每棵树一样，深深植根在土地的腹部，所孕育出的强悍、热烈、可以惊天地泣鬼神的力量，或许更接近于我们这个民族始初的本质。

“风格即人”这句名言道出了作家写作的真谛。高光要抓不住这本质，那林子里的诡秘变幻、神奇、

怪异、厮杀争斗、生死情爱，以及种种激烈扭结着的矛盾冲突和已经逝去但仍残留下的阴影梦域，或许他写不出有别于其他人的独属于他高光的这些小说了。

高光的风格在于他突出地表现了蕴藏在民族精神中的这种力量，读他的作品会悟到为什么无论怎样困难，怎样艰苦卓绝，怎样猖獗得不可一世的敌人，也无法扼杀这方土地这方人的原因。

他近年写的小说，都体现他这种艺术上和思想上的追求。始终不泄气，不听邪，也不怕冷清，管谁说得天花乱坠，决不为之心动，继续走自己的路。他没发宣言、放空气，像有些人那样，酒未喝先醉，一张嘴，老子如何如何，给自己封个天下第一或天下第二。高光不吭声，继续往密得透不过气来的森林里钻。

这颇不容易，因为结果难以预计，谁知是拣到不起眼的蘑菇，还是挖到价值连城的野山参呢？但这并不重要，而是高光敢于豁出去的野，倒是写出像点样子作品的先决条件。严格讲，对作家而言，只要耕耘，绝对意义的一无收获是不存在的。现在列入《文学新星丛书》的这部小说集，不就是一颗硕果么？

当然，他还年轻，路还很长，但既进宝山，怎么可能空手而返呢？因此我期待高光的新作，而且相信，该不会让我们等得太久。

目 录

序.....李国文	1
血 劫	1
挣 扎	45
枕 封	90
异 曲	135
纸 鹤	197
走近死亡	221
炮 手	230
野 浴	240
采伐区里没有熊	257
武开江	279

血 劫

夕阳西坠时，天边留下的只是一抹深深的红。
那是血……

一

关于夜晚和夜晚的月亮还有月亮下北方小村的景致，我想我不说你也完全能够想得出。想雅致些的，便可以看倪云林的画看那些饱学之士情至酒酣的挥洒之作，小村、炊烟、木桥、孤舟、石峰、兰草什么的，都跃然纸上。如果不能雅得起来，便去想着今天的小村子也就是了，不过没这几幢红砖房子，没这污脏的小河水，没这修得好好的车马大道，其余的就仍没改那旧颜模样。

就是这么个小村子，就是这么个小村子的夜晚。

二

我那天傍下半晌就对翠花说：翠花，晚上来啊。她就笑着冲我点了点头。就是那天夜晚，有月亮，大月亮地照得明晃晃的，我和翠花在村口草垛边坐着。我说：月亮挺亮挺亮的哩。翠花也说月亮亮。我说：这儿离村太近，咱们再走走吧。去哪儿？山坡上，那儿有六臭子看瓜的小窝棚。俺俩就去了，上那小窝棚去了……

月亮就那么照着，照着山坡边的树林，照着树林下面的小村。远远地看去，小村和树林都镀上了一层亮亮的银色，变得柔和起来。在这水一般的月辉下，先还跳动着一盏两盏油灯萤火似的烛光。一跳便没了，小村倏地沉睡过去。小村里有一百零九口人，有二十六户人家。有两头乳牛、一头牯子、一头叫驴。有十三口猪、五只猫，还有一百多只鸡、六只鹅、两只鸭子、十五条狗。细算算，也就这么多生物……在小村上面树林里，住着几只黄狼子。树林边有一汪泉，泉水极旺，汩汩地冒着，翻泛水花，十几步外就能听得见水响声。树林是长白山区里那种几十年也长不成材的杂生林，白桦红柳居多。远远瞧着，风一吹，闪动着细嫩嫩的身子。

就是这么个小村，就是这么个夜晚。

狗子和翠花来到了山坡上的小窝棚里。窝棚是

用头年的笤条、蒿草扎缚起来的，只是棚口有两根交叉搭起的木干。两个人缩着身子，钻进去，慢慢蹭着身子就偎在了一起，抬起头，痴痴地望月亮。月亮挺白挺大挺亮的，照得地上的草都变了色儿，地上的一切都涂了奶似的，变得耐看喜人但又不实在。狗子先是轻轻地去抚摸翠花的头发。

头一回就是在锄二遍苞米时，翠花突然尖叫起来，他跑过去，从翠花的脖子上拿下了一条绿虫子。那会儿，他就趁势偷偷摸了翠花的头发一下。那一下叫他好几夜睡不好觉，在炕上翻来覆去地“烙饼子”。头发有一点涩，摸上去的手哆哆嗦嗦的。不过也可能是有点滑，黑油油的，咋能不滑呢？摸上去有点细细的痒。不管是涩是滑，反正狗子从那一天起就晚上睡不好觉。娘问：狗子，你咋瘦啦？根二爷瞅瞅他：狗子，晚上睡不塌实是不？狗子脸就红了，不吱声走出去干活。他偷偷瞄着翠花的影子，魂儿跟着她转。那天下午，天暴热。翠花在泉子边洗脸，噗喽噗喽地直吐气，洗完了就顺手撩起了身上的小襟擦脸，露出了白白的肚子和胸。哗哗——林子边就一阵响。谁——翠花拎起了洗衣的棒槌。是……是俺。林子里走出来了狗子。你、你在那儿干啥？翠花冷着脸。看……看蚂蚁爬树。翠花抬起头看看天空。湛湛蓝的天空没一丝云彩，只有一轮火辣辣的太阳。她噗哧一声笑了。这一笑，狗子就脸更红，心跳得更快，他突然扑上去，一把抱住翠

花：翠花，翠花，你跟了俺吧？咱开荒、种地，我还能撵鹿、打豹子，你跟了俺吧？给俺生小子，生丫头……翠花冷不防让狗子给搂得紧紧的，咻咻喘起来。挣开了一只手，用棒槌嘭——地打了狗子的脑袋一下，狗子没动作，一歪歪就倒在地上了。翠花吓得扔了棒槌，趴在狗子身边叫：狗子，睁睁眼，狗子，你咋啦，咋啦你……狗子也不睁眼。狗子，狗子，你说话呀……狗子也不说话。翠花急得哭了，她看见狗子额头上流下了一线血。这血在太阳下是红的稠的，像红土色儿。翠花要哭出声儿了，心慌得不行，狗子狗子你别动，我去叫人去啦！狗子这时就哼出了声：别别别叫人……翠花扶起他：回家吧咱？狗子不干：去林子里。两个人就向林子里走。狗子一边走一边龇牙咧嘴，头像疼得厉害，找马粪包，找马粪包。马粪包的灰儿沾在额头上，血就不流了，会灵得很。于是翠花扶着狗子在林子里晃。狗子的身子软得不行，全身都要歪在翠花身上了。翠花走了一会儿上喘了，一绺头发粘在额上，张大了嘴喘。狗子就眼珠不错地瞅翠花，嚷嚷地念叨了一句：那咱先歇一会儿吧。两个人坐在一棵倒树上，白桦的身子有小腿粗，从根儿撅折了，就倒在地上，折处泛着尖尖的黑刺。两个人呆坐在树身上，翠花问：狗子，还疼吗？狗子哼了两声：疼，疼哪。翠花用手去摸狗子的脑袋，瞧伤。看不见啥伤口，疤结了一点血痂，血也不流了。狗子闭上了眼，鼻子

使劲地吸溜着，嗅翠花身上的汗息味儿。他觉得脑瓜子胀得嗡嗡响，心跳得太快，几乎要蹦出了腔子……翠花的身子在空空中一翻，她还不知道咋回事，狗子就搂住了她，两个人的身子重重地摔在草上。翠花挣扎了几下，想用手打狗子的脑袋，想张嘴咬他的肩膀，想大声喊叫，想把狗子推开，她闻到了狗子一身的汗味儿，闻到了让她心慌不止的那股男人的气息。她突地觉得胸前一热，像整个太阳都落在了怀里……

那就是狗子和翠花的第一回。

翠花后来哭了，眼泪哗哗淌，她是在家里没人的时候蹲在灶坑前流的泪，觉得又委屈又难受。她从心里骂狗子，骂他挨千刀的瘟大灾，该雷殛火烧。后来，过了几天，她偷偷瞄了几眼狗子，见他总低头走路，没精打采的样子，又觉得他有点可怜。在村头她心怦怦乱跳，不知怎么就急急地撵过了狗子，丢下了一句话：晚上，去泉子边等俺……

那以后，她和狗子就谁也丢不下谁了。

其实，小村子的一辈一辈，大都是这么过来的。

这会儿，狗子先轻轻地抚摸着翠花的头，再慢慢地把她搂在怀里。翠花就偎在他怀里，闻他那汗息味儿。月亮照着他俩人的头，照不到他们的身子，他们像蛇一样伏在窝棚下。

“该告诉娘哩。”翠花用手捂着狗子的额头，她总

以为那儿有个疤，就总抚摸着狗子光滑的额头。

“告诉就告诉。就说咱要办事。跟根二爷说，让他主事儿。让我娘去和他讲。”狗子这会儿很有男人气概。“得砍几十根木头，松木梁柁，桦木椽子，剥了皮的桦木赛黄榆。弄点草铡铡，打墙盖屋，就在村子边，泉子下头头一家，行不？”狗子低头问。

“行，咋都行……”翠花的声音像耳语。

这阵儿根二爷还坐在炕上抽烟袋。他总觉着今晚儿的狗叫有点儿怪，一会儿一叫。你一吼唤，它就不叫了。你不吼唤了，它一会儿又叫。院里的狗叫，别家的也跟着叫，全村的狗就都应起来了。叫驴也哐哐地喊上了嗓儿。根二爷下了地，走出门外。想听听山上有什么动静，别是什么山牲口又下了山，夜是静的，只有扑簌簌的风响。他咳咳地咳着，回到了屋里，坐在炕上，再拧烟袋。他把一条薄褥子放在炕上，狗皮再铺褥子上，全村只有根二爷有这讲究睡法：既有褥子又有狗皮。有的人是有一条破褥子，没有狗皮；也有的是有张狗皮没有褥子。根二爷让狗皮的两只后蹄搭在炕沿上。他每天都细心地扯扯狗皮，让它平平整整。晚上他摸着狗子蹄儿，心里就十分舒坦。睡梦里身上的血又汨汨地流，人又在山坡上踩雪壳儿，全村的十五条狗前后奔跑着，撵一只一跑一栽歪的草狗子。他在梦里笑，笑得吭吭直咳嗽。他梦见自己把那只狗子倒挂在树上，

从嘴唇那儿切了一刀，豹子血就从眼里、从嘴边嗒嗒地往下淌，血淌流成线，黑油油的土地上就有了一块黑不黑、红不红的粘土。他不能看那粘土，一看那粘土他就恶心。后来豹子没血了，嘴边缓缓地一滴一滴地落在地上的，就像是豹子的红色眼泪。他手哆嗦着，用力一拽一拽地撕扯着豹皮，把皮一点点地从肉体上撕下来……这是梦里的事，醒时他从来不去瞅豹皮那光滑的皮面子。那上面有血丝丝丝，他一看见就不好受，他常常闭着眼，用手捋顺豹皮的毛儿，毛在手下一起一伏地还有些弹性，让他觉得心里舒坦些。

小树错错落落的草屋中间，有大炮刘二的房子。他的房子比别家宽大些。盖房时，他见根二爷相完了房场，就说：宽绰点，把那根做记号的柳棍向外挪了两米，于是刘二的房子盖好了看上去就像个削尖了头的木头块似的。屋里炕长，地也宽。他这会儿和媳妇刚温存过，让心里咕咚咚流得急急的、快快的血慢慢回复平静。他媳妇瘦瘦的小个子，额前有个黑痣，那痣挺大的，惹眼。头一回见刘二时，她一句话也不讲，问急了，冒出了一句：你看见我这痣了吧？刘二疑惑地点点头。人家说，这痣妨男人呢。刘二看见她的小鼻子皱了一皱，额头上那黑痣更显眼了，有些黑，又透点红。刘二不知为啥心里一热，觉得她那样儿挺可怜，就一把抱住了她。他娶了这个额头有黑痣的小女人。每逢夜深人静，